



宋槧太平御覽



41/3  
403  
67



門 1 3  
403  
67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一  
人事部六十二

義中

晉書曰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  
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飭之  
時兄子邁外生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日各自饑困  
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  
着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  
爲剡縣令鑒之終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  
三年  
又曰顏含有孝行兄畿服藥多死於醫家含迎歸開棺復  
生母妻家人日益勤倦含弃官侍兄疾十三年曾無勞怠  
又曰顏含媿病困須鬚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



田八幡  
中

新金田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廿八日由山田君  
所購以贈

田中

童子持青囊授舍乃蛇膽也童子忽化爲青鳥飛去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紀瞻字士遠歷陽太守沛國武穀臨  
亡以家後不立遂手書寄託瞻悉迎接爲居宅衣食取足  
有若骨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機一門被誅瞻復相營恤  
機女爲嫁之由是士稱其篤義  
宋書曰龔穎遂寧人也少存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  
從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  
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  
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  
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卽穎姑也跳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  
備禮徵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無迴改至于蜀平遂不  
屈節  
又曰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中大族少有志行歷五

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  
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  
避進之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沈沒進之  
投水拯救相與沉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  
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義信所感如此  
又曰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  
棘自詣郡辭引己爲家長令弟不行罪當在己乞以身代  
薩應又辭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  
云聽其相代顏色莊悅甘赴死焉棘妻許氏又寄語囑夫  
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囑君今  
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三子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  
孝武帝詔特原罪  
又曰蔡廓字子度事兄軌如事父家內大小諮而後行公

私賞賜一皆納軌有所資須就典者請之曾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時軌爲給事郎中廓荅曰知須夏服給事自應相供無庸別寄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江都王延年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以孝聞子良孫及從弟子爲賊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爲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又後趙錄曰石勒謂右長史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將軍若任之以鄴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拜魏郡太守彭至泣而辭曰臣往曾策名晉室食其祿矣且受人榮寵復事二姓者臣志所不爲且豈愚臣之狷志恐亦明公之所不許有死而已未敢聞命若賜其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則明

公大造也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秩  
又蜀志曰李安字武龍少養外家羅氏元康八年避地入蜀從李特征伐以勇烈聞李驤引爲帳下督數有戰功甚信愛之羅尚之遣隗伯攻郫也驤逆戰不利被傷落馬臥未能起士衆皆散唯安與任回在左右伯從數千騎來叱安曰羅武龍吾所取有人卿宜避我安瞋目呵之曰吾不相與因前馬刺之伯逡巡而退  
又前涼錄曰張世度燉煌人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于京師數十人世度年十六收恤殯葬識者嘉之  
吳均齊春秋曰上不豫南康王綝於第賜死獨江泌守尸晝夜號泣悲動路人于時諸王並見誅剪故舊無敢瞻看唯泌及衡陽王子浚侍讀嚴植各爲管理喪事時人高其

節泌字士清濟陽人也  
 後魏書曰陽固字劼安北平無終人性倣儻不拘小節博覽篇籍有文才清河王懌辟太尉從事中郎懌為元乂所害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僚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嘆曰雖樂布王脩何以尚也

唐書曰李密既降徐勣尚守黎陽倉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于唐我士眾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自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以啓魏公聽公自獻則魏公之功也及使者至無表高祖甚恠之使者具以聞高祖大悅曰徐勣感德推功真忠臣也即授黎州惣管賜姓李氏

又曰李綱孫安仁永徽中為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

于陳邸宮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泣涕拜辭而去朝野義之後卒於恒州刺史

又曰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譽傲獨行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為穎上令聞病篤倍道將往焉徒步不前計無所出義方以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

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文子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又曰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

墨子曰墨子之齊遇故人故人曰今天下莫為義獨子為義不若已墨子曰今有子十人一人耕九人處耕者不可

以不急何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子宜勸  
何以止我

又曰世俗君子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今有人負粟息於  
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也曰  
義也今爲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悅而行  
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  
粟者

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人而無義唯食而已  
是雞狗也強食磨角勝者爲利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而  
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魚取  
熊掌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  
孫卿子曰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

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六韜曰義之所在天下歸之

尸子曰賢者之於義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  
舜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爲寶曰生乎義  
乎曰義故務光投水而殪三者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義  
又曰十萬之軍無將軍必大亂夫義萬事之將也國之所  
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

又曰莒有石焦原廣數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有以勇  
見莒公者却行劑踵焉莒國莫之敢近己獨劑踵爲所以  
服莒國也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是故賢者之於義也  
必且劑踵焉所以一世也

韓子曰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

賈誼書曰齊桓公之始霸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至

孤竹桓公歸燕君送入齊地百六十里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以寡人爲能存燕而欺之也乃令燕君旋車割燕君所至而與之諸侯聞桓公之義而皆服之

淮南子曰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

鹽鐵論曰阻險不如阻義也

劉向新序曰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間以爲王王子間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間曰見國滅而忘王不仁劫白刃而失義不勇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強之不可遂繼而殺之

又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母曰弃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何不反乎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吾公義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刎頸而死

風俗通曰巴郡太守太山任望字伯闔爲司徒掾同產弟子殺人繫獄望自劾去星行電征便道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李固請與相見望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遺孤爲託望失義方之教自陷罪惡息男國旣豫知情幸有微瘡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於是原活出之

又曰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釜者便持釜置車中行二百里臨別取釜不相問亦不謝後車家繫獄當死釜主徑往篡之穿壁未達曰極哉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慙欲

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齊君義而原之  
說苑日子路曰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  
曰我行義吾弗信也

又曰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  
人王歎賢令軍曰環蓋邑三十里毋入以歎之故已而使  
人謂歎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歎固  
謝燕人日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歎曰忠臣不事  
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  
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生而  
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脰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士大夫  
聞之曰王歎布衣猶不肯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  
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又曰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

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許也王曰別君而異  
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  
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左  
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邪不易言以求生故臣  
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又曰佛肸以中牟縣叛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  
我者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墓獨後至袿衣將  
入鼎曰田墓之義軒冕在前非義不乘斧鉞於後義死不  
避遂袿衣將入鼎佛肸止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  
有功者用田墓爲始墓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受中牟  
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遂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  
高其義待以司馬

新序曰白公勝拔劍而屬之於屈盧日子與我將捨之不



與我將殺之屈盧曰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  
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之禮故上知天命  
下知人臣之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  
劍

汝南先賢傳曰王恢字仲通太守郭紆用爲主簿詔書發  
筋角紆親里競辜較之恢諫紆曰明府爲藩屏大臣事當  
從公聽恣私曲何以爲治紆不從有告言之者詔書案問  
事當傳考紆見恢曰太守負君今當何以圖之恢曰明府  
不須爲憂明府年六十恢年七十先明府生十有餘年不  
於今日効命將復何有遣詣考所自引受罪言太守不知  
之因爵氣不食而死郡以無事

廣州先賢傳曰尹牙字猛德合浦人太守南陽終寵憂見  
顏色常用怪焉牙造膝伏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慘瘁之思

者何也寵曰父爲周張所害重仇未報是以長愧也牙乃  
傭僕自貶吏役而至于宛陵興張校圍交通竭節於張伺  
其閒隙出入三年乃先醉張左右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  
之亂駭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張首而還

楚國先賢傳曰應余字子正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山  
民背叛余與太守東里袞逃竄得出賊便射袞余以身當  
箭被七瘡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已被重瘡若身死君全  
殞歿無恨因仰天號泣涕血俱下如雨賊見其義烈釋袞  
不害

會稽典錄曰張京從戎西州軍罷還歸各給車牛京同里  
寡母與三子從軍子各物故見京還不能自致悲傷歔歔  
京以事載之牛羸道死京入轅引軛妻子單步  
又曰孟英字公房上虞人爲郡掾史王憑坐罪未應死太

守下縣殺憑憑家詣闕稱寃詔書下州檢栲英出定文書  
悉着英名楚毒慘至辭色不變言太守病不關衆事英以  
冬至日入占病因竊印以封文書下縣殺憑非太守意也  
繫歷冬夏肉皆消爛遂不食而死  
豫章志曰龔碩字顯先爲下江督郵太守會稽謝斐獲罪  
於時大皇帝幸尋陽碩乃具作章陳斐事候大駕於道叩  
頭流血時大風寒雪之後血流成冰上乃爲之住駕省章  
斐事見理○繁欽丘雋碑曰故右扶風都尉主簿有丘雋  
者從都尉討叛胡官兵敗績卒伍奔散都尉臨陣墮馬雋  
於是下馬授甲以身禦寇遂致死戰場都尉乘雋馬得免  
桂陽先賢畫譜曰朱陽羅陵果而好義郡汲府君爲州章  
陵被掠栲參加五毒援刀截舌以着盤中獻之廷尉群公  
義之事得清理

會稽先賢傳曰陳業字文理郡守蕭府君卒業與書佐魯  
雙率禮送喪雙道溺于水業因掘泥揚波搖出其尸又業  
兄度海復見傾命時同依止者乃五六人骨肉消爛而不  
可記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  
流血以洒骨上應時得血住餘皆流去

續齊諧記曰田真兄弟三人家巨富而殊不睦忽共議分  
財金銀珍物各以斛量田業生貲平均如一唯堂前一株  
紫荆樹花葉美茂共議欲破爲三人各一分待明就截之  
爾夕樹卽枯死狀如火燃葉萎枝摧根莖憔悴真至攜門  
而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當分析所以憔悴是  
人不如樹木也因悲不自勝便不復解樹樹應聲遂更青  
翠華色繁美兄弟相感更合財產遂成純孝之門真以漢  
成帝時爲太中大夫

西京雜記曰曹敞在吳章門下時輩謂敞好斥人過爲輕薄世人皆以爲然及章後爲王莽所殺門生無敢收葬者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章弟子收而葬之方知諒直者不見容於凡輩矣平陵人生立做碑於吳基在龍首山南嶺上

汝南先賢傳曰關敞字子張平輿人仕郡爲五官掾時太守第五常被徵臨發倉卒有俸錢百三十萬留付敞敞埋着堂上遂遭世倉卒道路斷絕敞年老飢羸其妻曰第五府君所寄錢可取自給然後償之敞曰吾窮老何明當有用故君之財耶道適當送飢寒何損常舉門遭疫妻子皆死常病臨困唯有孤孫年九歲常謂之曰吾寄故五官掾平輿關敞錢三十萬氣遂絕後孫年長大步擔至汝南問敞敞見之悲喜與共臨發寔錢乃百三十萬孤孫曰亡祖

臨終言有三十萬耳今乃百三十萬不敢當也敞曰府君病困氣索言謬誤耳郎無疑也

傳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有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告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自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

劉彥明燉煌實錄曰童異字文舉有才學太守京兆諒舉異上掾歷主簿功曹諒卒官異衰經送喪道遇寇虜衆皆散走異身蔽柩哭嘔血賊欲破棺異叩頭救請頭破流血賊義而釋之由是顯名



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後基年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顧謂驪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又曰秦縮高鄢陵人也其子仕秦秦以爲管守魏信陵君攻之不下乃使人謂鄢陵君曰遣縮高來吾將仕之使爲持國尉鄢陵君曰小國不能必其民使者自往請使更導使者至縮高曰君之命高也將使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主也父殺子背亦非君善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大怒遣使謂鄢陵君曰鄢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不返杜稷必危矣願君生東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吾將十萬之師以造君城下鄢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受太府之

憲曰子殺父臣殺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預焉今縮高不受大利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雖死終不敢行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以全己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自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大驚縞素出舍使使者謝鄢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患慮敢再拜釋罪

英雄記曰表紹以臧洪爲東郡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始聞超被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增兵急攻洪城中糧盡廚米三升使爲薄糜遍頒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謂曰臧洪何相負

若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表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輔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爲服乎紹乃命殺之洪邑人陳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今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遣人牽出謂曰汝非賊洪儔歎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賊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

又曰袁譚既死弟熙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陳兵數萬殺白馬盟曰違命者斬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

志以厲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  
又曰公孫瓚字伯珪爲上計吏部太守劉基爲事被徵伯珪御車到洛陽身執徒養基將徙日南伯珪具豚米於北却上祭先人觴酸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障氣恐或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觀者莫不歎歎在道得赦俱還

魏略曰郭憲字幼簡西平人以仁篤爲一郡所歸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邀功而憲責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楊達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達等欲條疏着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常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恠不在中以問達達等具以情對太祖

歎其至義乃表例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

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遙山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無計自度不俱生也伯桃謂角哀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若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弃子之器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伯桃入樹中而死得衣糧前至楚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其義以上卿禮葬之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荆將軍豕相比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戰不勝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爲世規

唐新語曰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修謹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罪自嶺南逃歸匿于南金家俄爲讎人所發詔

待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辭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趙璧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身請當罪兄弟爭死旭問其故趙璧曰兄且是嫡又能幹家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列上其狀玄宗嘉而宥之張說陸象先等咸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郎南金祖士季爲隋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著作郎時王世充將行篡奪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豈無忠烈者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宿心今請因其啓事便加手刃後事洩充遂停士季侍講貞觀初爲太學博士而卒矣

又曰畢構性至孝丁繼母憂有兩妹皆在繼祿構乳養嫁遣之及其亡也二妹初聞哀慟氣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倚鞠養豈同常人遂行三年服朝野聞之

莫不稱歎構弟相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溝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既而哀毀骨立變服視事踰年未嘗言笑深為朝野所重構嘗為益州長史兼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慰之曰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化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枉求姦諸使之中在卿為最終戶部尚書

又曰李遜為貝州刺史甘露徧於庭樹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致俸祿先兄弟媿姪謂其子曰吾厚汝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弊也天下莫不嗟尚之

又曰姚崇少不慕學年踰弱冠嘗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閱之甚喜遂耽墳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楊吏人並建碑紀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生任并任昇少孤長於

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與吾無閒然矣惜殊宗而代疎命與其子連名翼無以別也時人美之

又曰孟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毀瘠踰禮殆至滅性弟景偉年在襁褓景休親乳之乳為之豐及葬時屬祁寒跣履雪霜脚指墮而復生如初景休進士擢第歷監察御史鴻臚丞為來俊臣構陷遇害時人傷焉

### 義婦

南史孝義傳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為取婦自與二男寄止隣家明帝詔為其二子婚表閭復徭役又曰會稽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姓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飴里中飢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為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



徐荒年客死丁陰爲買棺器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飢餓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辨冢棹有三調不登者代爲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冠軍喬晞攻界休尅之其令賈潭抗節不降晞怒殺之其妻宗氏年二十餘有姿色晞欲納之宗罵曰屠狗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于爾安乎何不促殺我遂仰天大哭亦殺之

唐書曰獨孤武都謀叛王世充歸于我其子帥仁方三歲世充以其幼不殺乳母王英蘭疑錯求入保養世充許之英蘭扶乞所得與師仁唯自啖土飲水而育爲採拾竊師仁至京師高祖嘉之封永壽鄉君

又曰陽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

姑亡沒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便紡緝數年開葬舅姑及夫并夫之叔姪兄弟七喪深爲遠近所嗟尚太宗聞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存恤之又曰鄭義宗妻盧氏幽州范陽人盧彥衡之女也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逃竄唯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之幾至於死賊去後家人問曰羣凶擾橫人盡奔逃何獨不懼荅曰人所以異於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昔宋伯姬守義赴火流稱至今吾雖不敏安敢忘義且比隣有急尚相赴救況在姑前可棄委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吾今乃見盧新婦之心矣貞觀中卒

又曰冀州鹿城女子王阿足者早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

足初適同縣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時年尚少人多媵之爲  
婦年者孤寡不能捨去遂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業  
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餘年及姊  
亡葬送以禮鄉人莫不稱其義行競令妻女求與相識後  
數歲晉終于家  
又曰楚王靈龜妃上官氏上邳人也父懷仁右金吾將軍  
上官氏年十八歸於靈龜繼楚哀王後本生具存朝夕侍  
奉恭謹弥甚凡有新味非舅姑噉訖未曾先嘗經數載靈  
龜薨及將葬其前妃閻氏嫁不踰年而卒又無近族衆議  
欲不舉之上官氏曰夫神而有靈寧可使孤魂無託於是  
備禮同葬聞者莫不嘉歎服終諸兄弟姊謂曰妃年尚少  
又無所生改醮異門禮儀恒範妃思之掩泣對曰丈夫以  
義烈標名婦人以守節爲行未能即先犬馬殉溝壑寧可

復飾粧衺服有他志乎遽將截鼻割耳以自誓諸兄姊知  
其志不可奪歎息而止尋卒

說苑曰齊遣兵攻魯見一婦人將兩小兒走抱小而挈大  
顧見大軍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問之婦人曰大者  
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義也妾之子者私  
義也寧濟公而廢私耶使者悵然賢其辭即罷軍還對齊  
王說之曰魯未可攻也匹婦之義尚如此何況朝廷之臣  
乎

列女傳曰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主之夫人及傅妾也秦  
滅衛君角封靈主世家使奉其祀靈主死夫人無子而守  
寡傅妾有子代後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祭  
祀而妾事我不聊願出居外傅妾泣曰夫人豈欲使靈  
氏受三不祥耶公不幸蚤終是一不祥夫人無子而妾有

子是不祥今夫人將出居外妾居內是二不祥欲自殺其子止之不聽夫人懼遂終年供養不替

又曰魯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初孝公父武公與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于時號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稱於宮中將殺之義保聞伯御欲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卧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逃周天子殺伯御立稱爲孝公魯人高義保之義故謂之義保

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將友人歸貞義截髮賣以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汙行羊子慙而弃之

又曰杞梁名殖齊人也爲大夫莊公襲莒約車五乘載士

殖不與歸而不食母曰汝生有義死有名五乘盡汝下也殖遂至莒獲甲首公止之日共同齊國殖曰不與五乘少吾勇也臨敵止吾以利汙吾行也遂進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莒人築尸城爲京觀妻往迎喪向之哭土爲之崩得喪於是公使弔葬之葬畢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今吾外無夫以立節內無子以見志吾何歸乎乃赴水而死又曰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其室失火兄子與其子三人在內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赴火其夫止之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

又曰會稽右師安妻者同郡呂氏之女也名軍少寡無子守義不遷其兄遂犯法軍匿之知不能免乃泣曰少遭家

不造兄弟單少門宗唯兄爲主而復罹此禍我有一計猶足免難將詣縣陳之兄曰其計若何軍曰臨時從宜不可先言也乃請智者爲辭乞代兄遂之命因自到縣門官嘉其義乃捨遂罪

又曰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視之被一瘡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昔年不決吏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於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其母必知其子之善惡聽所欲殺活相召而問之其母泣而對曰殺少子相曰少子人之所愛今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雖痛乎獨謂義何泣下沾襟相言之於王王美其義皆赦二子號曰義母

又曰天水姜敘母者同郡楊阜之姑也阜爲州史馬超殺

刺史太守敘屯歷城阜往見之戲歎悲甚敘曰何爲乃尔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何以視息於天下乎君擁兵專制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殺也敘母慨然勅敘從阜計遂起兵於歷城超聞之襲歷城得敘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若何不早死敢以面視人超卽殺之

杜預女記曰王氏之母者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漢王擊項羽陵以兵屬漢王項羽得陵母置軍中漢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爲之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母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

定命錄曰賈直言妻莫知姓氏貞元中其舅道得罪賜酖直言欲代父死奪酖飲之不死流于嶺徼直言妻一志事

姑媿媿絕膏沐自三二年蟻蝨蔽其肉厥後如枯蓬之植  
燥土無復蟻蝨迨十五載直言遇赦歸妻始一沐其髻自  
斷絕墮于泔盆終爲禿婦直言後歷諫議大夫出刺兩郡  
傳記李如璋爲夏陽令素輕其妻鄭氏如璋因醉誤殺人  
母其子入縣將復讎如璋與鄭以床拒門讎者推窻而入  
鄭急以身蔽如璋舉手乘刃右臂旣落復舉其左臂讎復  
斷之猶乞以身代夫死時方懷妊讎者以刃鑱其腹胎出  
而殞乃害如璋及其二子州司以聞坐死者數十人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三

人事部六十四

謙

讓上

謙

易謙卦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彖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  
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  
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  
終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初六  
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九三勞謙君子有  
終吉六四無不利撝謙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吉易下繫  
曰謙德之柄也  
尚書曰滿招損謙受益  
左傳莊公曰齊侯使劻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敢辱高位

以速官謗敢以死告武子又成上曰晉與齊戰而勝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尔也武子之父對曰師有大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是代帥受名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漢書曰張安世兄賀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視養拊循恩甚密焉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塚爲恩德侯置守塚戶二百家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塚戶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安世乃止

又曰于定國爲人謙恭九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定國皆與均禮

東觀漢記曰北海靖王睦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而睦性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對使者曰人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已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

又曰李通娶寧平公主爲大司空通性謙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事

又曰馮異字公孫爲人謙退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每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屏止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又曰鄧騭兄常居禁中騭謙退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乃許

又曰樊宏爲人謙慎常誠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及病困車駕臨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而不許  
又曰梁商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戚見禮遇尊顯所未曾有商門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挹損九命弥恭漢興已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  
晉書曰羊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

宋書曰劉懷慎武帝北伐以爲中領軍宿衛輦轂雖名位優重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己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

又曰蒯恩字道恩以戰功封新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官位自

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

又曰臨川王義慶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荊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士居朝廷之半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迎送物並不受

又曰彭城王義康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謙自省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

又曰建平王宏爲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達政事上甚信仗之轉尙書令

唐書曰李藩以張建封在徐州辟爲從事居幕中謙謙未嘗論細微

會稽典錄曰陳瑞字文象世爲縣卒瑞謙恭劬讓及其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豎拜者皆正朝服與之抗禮若疾病不能答拜輒拊頰以謝之

新序曰晉人伐楚楚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在時晉不  
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如何其辱諸大夫大  
夫曰是臣之罪請擊之莊王俛泣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  
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還  
師而歸  
表彥伯明謙曰賢人君子推誠以存禮非降己以應世率  
心以成謙非匿情以同物故侯王以孤寡饗天下江海以  
卑下朝百川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老子  
曰高以下為其貴以賤為本此之謂乎

讓上

尚書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  
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疇若予工工也僉曰垂

哉垂名也帝曰俞咨垂汝作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

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

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官名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

羆朱虎熊羆二名也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

禮僉曰伯夷伯夷名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之官伯拜

稽首讓于夔龍

毛詩魚藻角弓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

斯亡

周禮地官大司徒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禮記曲禮曰博聞強識而讓尊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又曲禮曰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

又坊記曰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子云觴酒



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

又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

又儒行曰儒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

又鄉飲酒曰三揖臣于階三讓以賓升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禮有三讓

左傳隱公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

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若以大夫

之靈得保首領以歿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

奉之以主社稷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公曰不可先

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

又僖上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

以上鄉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

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

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管仲卒受

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又曰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其立之

茲父襄公也日夷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

茲父庶兄子魚也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又文上曰穆伯如齊始聘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

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隣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忠信

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又宣上曰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之名

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又成下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  
日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  
守乎遂逃奔宋

又襄上曰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  
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  
無忌穆子名起  
無忌弟宣子也

又襄二曰晉侯使士丐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  
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使荀偃將中軍士  
丐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  
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  
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  
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  
又襄二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

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遂弗為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  
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  
明吳兄弟相傳

又襄七曰鄭伯賞入陳之功饗子展賜之先輅三命之服  
先輅次輅皆王所賜  
車侯伯之上卿三命先八邑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  
邑子產辭邑曰自上已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  
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  
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也

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又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

孝經曰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國語曰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

軍也善先且居晉大夫先軫子也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  
 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臣先都在倫輩也  
晉大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  
 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  
之蒐在魯僖三十年也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臣將新下軍  
 先都佐之

又曰君子急病讓夷

又曰齊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辭曰臣不若夷  
 吾者有五寬惠愛民臣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臣不若  
 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  
 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若也

又曰晉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乃使魏絳佐  
 新軍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州謂曰西伯仁人  
 文蓋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  
 讓於大夫大夫讓於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  
 君子之朝遂自相與成以其所爭為閑田  
 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大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賢  
 又生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  
 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又曰太尉周勃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寡人不  
 足以稱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  
 向讓者再  
 又曰魯連既說秦軍秦軍為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  
 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  
 連壽連嘆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取也

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辭而去終身不復  
見齊三傳又曰董偃在館陶主家兒戲博殿下主伏檻觀之偃負則  
饒人勝則有讓主益奇之  
又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乃讓伯夷伯  
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漢書曰文帝初立以陳平爲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  
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惟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  
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又曰表盎謂文帝曰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東向  
讓天子者再夫許出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  
矣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

從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  
從呼曰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  
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  
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惟其有讓漢曰君安得  
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臣也  
又曰武帝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金日磾日磾曰臣外國  
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  
又曰韋賢薨子玄成當爲嗣玄成心知其非賢雅意欲讓  
即佯狂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  
拜玄成不得已受侯爵



九  
逃避使者上疏自陳

又曰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栢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閔揚州從事畢弘帝曰俞往女諧因拜榮爲博士引閔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講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籍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人儒者莫之及特爲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榮卒子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沈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祖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

又曰上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劉愷字伯豫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逃避封有司

奏請絕國上美其義特優加之愷猶不出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弥固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又曰淳于恭以謙儉推讓爲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爲收拾載之歸乃知其恭橡盜者還橡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又曰陳囂與鄉人紀伯爲隣伯夜竊囂藩地自益囂見之

伺伯去密移其藩一丈地以益伯伯慙懼還所侵又却一丈二尺相避凡廣三丈太守高其義名其閭爲義里范曄後漢書曰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長沙蠻寇益陽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軍至長沙進擊武陵蠻夷荆州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魏志曰田疇字子泰右北平人太祖北征烏丸軍次無終夏水路不通疇將其衆爲鄉導出盧龍塞虜乃驚太祖與戰遂大斬獲軍還論功封疇爲亭侯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疇終不受又曰太祖署邴原爲丞相徵事崔琰爲東曹掾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壹志行忠敏清靜足以厲事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貴舉而用之不仁者

遠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人基拔壽春轉基爲征東將軍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

吳志曰魯肅卒孫權以嚴峻代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殃咎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權乃聽焉嘉其能以實讓

又曰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顧譚曰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昭人物德服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王隱晉書曰司徒魏舒遜位司空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于時皆有欲遜者或先顯此意不能行或以歸家申喻復還唯舒知命內定於懷未嘗形之於言論者以爲晉興以來能辭榮

令終未有如舒者焉

又曰杜夷字行齊廬江人王敦爲刺史舉方正顧榮等各薦夷於相府元帝曾欲省夷夷深讓帝荅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遲歷載正以足下羸病故欲相省寧論常敬以爲國子祭酒夷前後十餘表求解不聽明帝踐祚夷又頻表讓位

又曰上以羊祜爲開府儀同讓表曰今光祿李喜秉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李胤清亮簡素正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又封南城郡侯祜曰昔張良請受留侯漢高不奪其志請受鉅平薨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詔祜曰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言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札所

以全節重違其志今聽復本封

千寶晉紀曰鍾會鄧艾將伐蜀與劉寔別客謂寔曰二將當破蜀不寔曰必破蜀但皆不還客問其故寔曰治道在於克讓因著崇讓論曰季世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莫肯讓於勝己  
晉中興書曰郗愔拜給事黃門侍郎愔苦求外出時吳郡缺朝議欲用愔愔以資輕而少年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切至朝廷嘉之爲臨海太守在郡優游養志不以事物縈心崔鴻前趙錄曰張寔爲鉅鹿太守治任威強路不拾遺曾欲以寔爲司徒大保皆垂涕固辭身騎瘡馬妻乘敗車後魏書曰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肇子植自中書侍郎出爲濟州刺史元愉之反也植率州軍出討破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朝廷論勳每謙讓不受云其家荷重



恩爲國致効是其常節何足以應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  
又曰崔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  
未登讓品屬逢唐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祖  
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  
後周書曰蘇祐字承先陳留圉人也有膂力便騎射從征  
伐常潰圍陷陣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競太祖歎之常  
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言其見知如此  
沈約齊紀曰朝係伯襄陽人也事母甚謹西土風俗田與  
隣畔者輒於畔上種桑以誌之係伯畔上種桑枝條蔭蔽  
他地每開數尺以避焉隣者隨復侵之係伯輒伐樹更種  
侵畔者慙不敢犯也  
齊書曰謝朓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

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嘉元中范曄讓吏部朱脩  
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近代小官不讓遂  
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  
豈可慕此不讓耶孫興公孔顛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  
讓耶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搗讓之  
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關章表不異例旣如此  
謂都自非疑朓又啓讓上優答不許  
唐書曰溫彥博與兄大雅共掌機密彥博以昆季同在機  
務意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我虚心相待不以爲疑卿  
何自疑也彥博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寮列以此多  
之

又曰長孫無忌冊拜司空無忌固辭讓不許又因高士廉  
奏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

無忌聰明鑒悟且有武略公等並知所以委之台鼎無忌又上表切讓帝使謂之曰昔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爲五伯長朕自在藩邸即任使公遂得廓清宇內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官無辭讓爲禮也

又曰盧懷慎開元三年遷黃門監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爲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

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年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冉辭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三讓于諸侯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慎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爲天子而退爲正夫列子曰昔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伯夷

叔齊實以孤竹讓而終亡其國

晏子春秋曰晏子方食景公使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嬰亦不飽公致千金以奉賓客晏子不受公曰先君桓公以書社百封管仲管仲不辭獨辭何也晏子曰嬰聞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以管仲失之嬰得之又曰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悅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嬰之治阿三邪毀於外三讒毀於內今則三邪譽於外三讒譽於內昔者嬰之當誅者當賞而今所以當賞者當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乃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疾方且

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又曰舜以天下讓於善卷善卷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

又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居剛畝之中而遊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汙漫我吾羞見之自投於清泠之淵

又曰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曰君之伐桀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世勝桀而讓乎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桐水而死桐水今在潁川又讓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

非義殺人非仁于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見

也乃負石自沈於廬水

廬水在遼東也

呂氏春秋曰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彼聖人也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而國治

韓子曰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濱漁者讓長

符子曰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君之勞矣

又曰武王以天下讓岐封子岐封子曰孰勿勿然以天下爲事乎君往矣余不忍聞之

又曰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傅曰大王欲以一國之

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  
山海經曰君子國民衣冠帶劍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爲君子國  
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盡孝悌之道與寡媪共田桑推讓好者取其荒者不營利母常隨之曰如此當乞食無處遜嘆應母曰但願母老壽耳  
郭翻別傳曰翻經河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翻因與之路人不取至於三四路人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復得乎路人曰吾若取此物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知其終不受乃沈刀於向所失處路人悵然乃復沒爲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十倍刀價與之

魏武令曰里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斯合經之要矣  
魏文雜事曰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  
博物志曰三讓一日禮讓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而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故勸令讓以自明賢豈假讓而賢哉故讓道與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爲天下所讓則天下才也推讓之風行賢不肖灼然殊矣  
晉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子曰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以爲託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也三者之美皆蔽隱不著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四  
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玄既失之而肅亦未爲暢也玄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秦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固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秦伯玄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庸嗣而養仲雍之子以爲己後是深思遠防令周嗣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介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札臧之倫者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五

人事部六十六

清廉上

釋名曰青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廉歛也自檢歛也

左傳襄元曰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具無衣帛之妾無

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

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又襄二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

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

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又襄五日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

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

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且夫富如布帛之有

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子雅邑辭多受少漢書曰琅琊郡漢以清行徵為京兆尹漢遂歸老於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老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

又曰蓋寬饒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也公廉如此

又曰趙禹以佐吏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禹持文法深刻

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倫脩行清白嘗召見上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弟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生遭飢饉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

又曰表彭字伯楚祖父安厯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

東觀漢記曰司空宋弘嘗受俸得鹽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弘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

又曰孔奮字君魚右扶風人守姑臧長供養至謹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或啣奮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

又曰楊震字伯起弘農人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邑令王密故所舉茂才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日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何謂無知范曄後漢書曰天知神知卿知我知也

又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豬  
肝屠者或不肯爲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對曰但食  
豬肝屠者或不肯予令出勅市吏後買輒得仲叔恠問其  
子道狀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又曰梁鴻少孤常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  
熟釜炊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熟者也滅竈更然火  
又曰廉范年十五至蜀迎祖母喪及到葭萌船沒幾死太  
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後相  
違不忍行也遂不受  
又曰魯恭弟丕耽思閉門講誦兄弟雙高太尉趙憙歲時  
遣子送米肉辭讓不受  
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字文章爲性廉潔常步行於路中得  
金玦一囊可直二百餘萬募求得其主還之

又曰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設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門留二  
百錢姊使人追索還之丹不得已受之聞里中芻蕘僮僕  
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聞  
之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錢去  
又曰羊茂字季寶豫章人爲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麩  
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豉  
又曰巴祗字敬祖爲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暗坐不然  
官燭  
又曰左雄字伯豪爲冀州刺史不舉烟火常食乾飯  
又曰羊續字興祖泰山人爲廬江太守卧一幅布綯穿敗  
糊紙以補綯爲南陽太守初之郡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  
而懸之於庭承後又進之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又曰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爲諸生隱處篤行常

身躬耕非其衣不服非其食不食糠粃不厭所居閭里服其德化

又曰河南陶碩鄉曲餉之碩無所受但食棗飲水而已表山松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外黃人爲縣吏年十八弃衣物道邊家以爲死遂西入關學爲萊蕪長去官於市賣卜妻紡績以自給辟公府步行無車被囊自隨常使兒捋麥得五斛鄉人遺之一斛屬兒曰莫令尊君知兒歸不敢不道丹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遂不取丹弟子愷見丹藩不完載柴將藩之時丹適行還怒勅子拔柴載還之間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自性急每爲吏常佩韋

范曄後漢書曰張禹字伯達性篤厚父歆卒於汲令吏人贈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

又曰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少爲諸生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

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人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賊終身捐弃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典略曰程堅字謀甫南陽武陰人仁孝清潔居貧無資磨鏡自給不受人施諸嫗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汝非程謀甫何爲不食人食

魏略曰沐並字德信河間人少孤苦表紹父子時始爲吏名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鷄炊黍而不留爲三府長吏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荅言不往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



又曰舊故西征有官廚財藉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趙儼  
义手上車發到灞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  
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耳何用  
是爲遂不取  
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  
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  
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  
爲通向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  
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潔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  
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効而  
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世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是世  
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  
又曰景初二年以滿寵年老徵還爲太尉寵不治產業家

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國有行父祭遵之風賜  
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  
又曰胡質爲荊州刺史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  
王隱晉書曰魏舒爲尚書三娶妻皆亡自表求還本郡葬  
上曰魏舒清貧不營財產頓舉衆喪必無以自供其賜葬  
地一頃錢五十萬  
鄧粲首記曰王敦籍周顛家笥中有故絮故播酒五甕  
米數斛在位者服其清  
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少有志尚清白歷位宰牧武帝賜  
見嘆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  
帝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  
臣不如遠矣  
晉中興書曰劉麟之子驥志在逸遁居于岐陽凡人致

贈一無所受

又曰龔玄之字道玄潛處未曾至公門有致餉一無所受  
又曰翟湯字道淵尋陽人篤行純素始安太守干寶與湯  
通家遣船餉之勅吏翟公廉讓卿致書記便委船還湯無  
人送致乃更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惠而反煩之益  
愧嘆焉

徐廣晉記日中宗令日太常賀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孤  
會造其廬屋室服物周身而已賜牀褥錢二十萬

崔鴻前涼錄日汜勝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天下  
亂去官還鄉里太守張閼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  
北齊書日辛術字懷哲隴西人爲淮南經略所部郡守犯  
大辟朝廷以其奴婢及資財盡賜術術三辭不見許術乃  
書送詣所司不復聞奏邢邵聞之遺術書日昔鍾離意云

孔子忍渴盜泉珠璣委地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沈約宋書日柳元景南岸有數十畝菜園人賣菜得錢三  
萬送宅元景怒日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噉之乃復賣  
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人

又日郭原平性至孝太守蔡興宗以私米遺之固辭不受  
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原平原平不受送  
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日今歲過寒而建安綿  
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原平以種瓜爲業  
大旱瓜瀆不復通船世祖令劉僧秀下瀆水與之原平曰  
今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步  
行從他道往錢塘貨賣  
又日孔顛字思遠不尚矯飾服用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  
顧顛之亦尚儉素衣喪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稱

此二人顯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輜重  
 十餘船皆是綿綃紙席之屬顯見之令止置岸側命左右  
 取火燒之盡乃去道存代顯為江夏內史時都邑米貴道  
 存慮顯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顯呼吏載米還彼吏  
 曰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六

人事部六十七

清廉下

蕭子顯齊書曰王秀之字伯奮琅琊臨沂人也為晉平太  
 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常盈吾生資已足豈  
 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  
 齊春秋曰何劭叔為東海令在縣清廉不受饋夏節忽勝  
 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民輸  
 租  
 梁書曰范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為長城令時有梓  
 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費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一雙  
 猶以為費  
 又曰沈顛字處嘿吳興武康人也顛不治家產值齊末兵

荒家人并日而食或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

陳書曰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察自居顯要甚勵清節嘗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謂之曰吾所衣着止於麻布蒲練幸不煩爾此人遜請猶異受納察勵色驅出自此伏事者莫敢饋也

隋書曰庾狄士文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極重士文口銜綰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物勞遣之

唐書曰屈突通從太宗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於終始名下定不虛也

又曰賈敦頤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疋銜勒有闕

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

又曰袁承序陳尚書僕射憲之子也武德中累轉建昌令在任清潔士吏懷之高宗在藩太宗選學行之士爲其僚屬謂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言隋師入陳百司奔散唯表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群僚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託疾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寔繼先風由是召爲晉王友

又曰蘇頲性廉儉所得俸祿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資

又曰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器玩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

又曰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江陽尉與謙疇

舊餉錄一面謙集寮吏遍視之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  
有舊吾効官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  
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至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  
又曰李懷遠久居榮位而好尚清廉宅舍屋無所增改嘗  
乘款段馬豆盧欽望謂之曰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  
荅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伏  
又曰裴玠爲鄜州刺史三年改授山南西道節度使玠歷  
二鎮頗以公清苦節爲政不交權倖不務貢獻蔬食弊衣  
居處纔避風雨而廩庫饒實百姓安業  
又曰杜暹在家孝友撫異母弟甚厚常以公清勤儉爲  
己任弱冠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初爲婺州參  
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以贈之暹唯受一百餘悉  
還之時州寮別者見而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家語曰曾子弊衣而耕於野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  
辭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  
吾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

說苑

又曰子路問於孔子曰仁人廉士窮則改節乎子曰改節  
則何以稱仁廉哉  
孔叢子曰子思居貧其友饋之粟者受三車焉或獻樽酒  
束脩子思弗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是辭少而取  
多也義則無名介則不全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  
乃困乏將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爲賙之酒脯則所飲  
讌也方乏於食而乃飲讌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或擔其  
酒脯以歸

韓詩外傳曰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採蔬遇子貢於道子貢  
問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乎鮑焦曰天下之道德教者衆矣

吾何以不至此吾聞之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已者是華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華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君者不食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則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

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孤父之盜曰丘見而下一殮以鋪之旌目三鋪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孤父盜人爰旌目曰善汝非盜耶吾義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死

孟子萬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

李實有虫食之過半

避兄離母居於陵

又曰伯夷叔齊聖人之清者也聞伯夷叔齊之風貧夫廉懦夫有立志

晏子春秋曰景公以五十乘魚賜弦章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又曰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者曰婢子東郭之野人願得入身比數於下陳焉晏子曰乃今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古之為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士無邪行女無淫事今僕託國主民而女欲奔僕僕必行無清也遂不見

韓子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一壺食而從迷而失道與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伐原以為原令

呂氏春秋曰古之人非無寶也所寶者異叔敖將死屬

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汝毋受利地荆楚之間有寢丘其利少而甚惡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  
 淮南子曰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  
 又曰君子不入市為其挫廉  
 說苑曰孔子見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又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予人也如弃之子思辭曰伋聞忘子不如遺弃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

楊子法言曰楚兩龔之潔其清矣

兩龔龔勝龔舍

三輔決祿曰安陵清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日與三錢以

償之

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於水中  
 又曰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也遂強嘔立枯而死  
 又曰郝子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一分不取諸人曾過姊家飲留十五錢置席下去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捐金於里遠尋師學  
 又曰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長沙耆舊傳曰徐偉奴善叛知識欲為偉售之偉曰不得奴往當復逃亡豈可虛受價其廉平義正若此

廣州先賢傳曰疎源字元流南海人出給郡役為戶曹佐源性廉潔家貧餉宴不至同第人餉先到呼之共食源未嘗聽

又曰丁密字靖公蒼梧人少以清介為節非家織布物不衣非己種耕菜菓不食毫釐之餽不受於人

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字彥祖好潛靜養志唯典籍是樂有先人草廬廬于東坑其下有陵田魚蛤生焉非身所耕漁則不食

又曰胡定字元穎川人也至行絕人在喪雉兔遊其庭雪覆其室縣令遣戶曹排雪問定定以絕穀妻子皆卧在床令遺掾以乾糧就遺之定乃受半

錄異傳曰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案行至表安門無行路謂安已死除雪入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

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安為賢舉為孝廉

郭緣生武昌先賢傳曰郭翻字長翔為人非己耕不食非妻自織不衣

漢皇德傳曰蓋晉燉煌人天性皎潔自小不嘗過人飯貧為官書得錢足供而已不取其餘

任嘏別傳曰嘏字紹先幼以至性見稱遇荒亂家貧賣魚官發魚價貴數倍嘏即取直如常

陳留耆舊傳曰洛陽令董宣死詔使視之闌輦一乘白馬一疋帝曰董宣之清死乃知之

益部耆舊傳曰朱倉字雲卿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糴小豆十斛屑之為糧閉戶精誦寧矜之歛得米二十斛倉不受一粒

鍾離意別傳曰意為尚書交阯太守張悝居官貪亂賊踰



千金珠璣玩寶乃有石數收賦薄入司農詔悉以珠賜諸尚書尚書皆拜受意獨委珠璣於地不拜受明帝問委珠何也對曰愚聞孔子忍渴不飲盜泉之水曾子還車不入勝母之閭惡其名也今陛下以賦珠賜忠臣以故臣不拜受耳

羊祜別傳曰昔有攘羊遺叔向母母埋之後事發檢羊肉盡唯舌存遂以羊舌爲氏族祜其後也

華陽國志曰何隨字季業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飢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羊隨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羊見綿相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之終不受人爲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爲之償

范亨燕書曰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從輔國恪討

擒冉閔即南園拔鄴石氏舊都城內玠玩寶貨充溢真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斂圖籍其上疏曰臣輒以家奴婢五十口馬七疋牛四十頭以助軍資

物理論曰有呂子義當世清賢士也有舊人往存省嫌其設酒食懷乾糲而往主人榮其降己乃盛爲饌義出懷中乾糲求一杯冷水而食之

語林曰何公爲揚州親親有葬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楊州常有鵠胡恩切米以賑孤寡乃有千餘斛虞存爲治

中面見道帳下空索求糶此米付帳下何公曰次道義不與其孤寡爭粒

世說曰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百疋絹不受稍減遂至一疋旣終不肯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手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禪耶范笑而受之

郭子曰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為索一佳吏桓後遇見徐  
寧而知之寧字安期東海人致與庾而稱云是海內清士  
顏廷之廷語曰清者人之正路

劉弘教曰錄事巫衛忠清厲節衣食不充賜單復衣各一  
且恒令廚食給其家穀三百斛諸吏宜見賢思齊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七

人事部六十八

正直止

易坤卦曰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地之性也

又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廣生焉

尚書臯陶謨曰直而溫

又洪範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又曰三德一曰正直

毛詩緇衣羔裘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又谷風小明日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左傳襄元曰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

又昭四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專具刑法門

論語為政曰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措諸枉

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措猶殺也諸之也言投之於上位也

又曰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攘盜也我卿黨

有直人名躬父盜羊則證其罪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

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又衛靈公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魚衛大夫名

鮒君有道無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

又微子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菜

黜也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漢書曰周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

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退走高帝逐還騎昌項問曰我

何如幸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

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群臣固爭

莫能得而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

雖口不能言然臣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

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吕后側耳於東廂聽見昌為跪謝曰

微君太子幾廢矣

又曰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

方愛幸文帝嘗讌飲通家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意慢

之禮嘉奏事畢因言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

之禮不可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為檄召鄧通

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

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朝廷者高

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

出血上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

又曰單于嘗為書謾吕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討之上將

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爲然季布曰樊噲可斬夫以高帝四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又曰諸葛豐字少康琅耶人以明經爲郡文學特立剛直貢禹爲御史大夫除豐爲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聞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欲收之章窘馳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事於是收豐節司隸校尉去節自豐始也

又曰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至特進甚尊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然後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言之臣

東觀漢記曰戴憑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上謂憑曰侍中當匡輔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上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世於是爲嚴上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謝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上卽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

郎將以侍中兼領之

又曰朱暉字文季南陽苑人爲臨淮太守表善黜惡抑強絕邪吏民懷而愛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祭遵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上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嗣諫曰明公欲衆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命行也上乃賞之以爲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命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又曰鄭衆字仲師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將梁松請衆欲爲逆籍遺練帛衆悉不受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通客松諷以長者難逆不可不慮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

又曰吳良字太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方正稱於鄉里爲

郡議曹掾正旦掾入賀太守門下掾王望前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人民飢餓不聞鷄鳴狗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誠上雅壽掾皆稱萬歲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無受其觴盜賊未弭人民困乏不能家給人足於今議曹掾尚無袴寧爲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遂不舉觴賜鰓魚百枚宴罷教署功曹良耻以言受官不拜

又曰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性剛直忠正志節抗厲常慕史鮒汲黯之爲人涉獵書記果於行義元始中舉賢良對策言甚切直建武初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謇謇多直無所屈撓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軻乘輿車輪馬不得前

謝承後漢書曰李燮爲議郎會西羌及邊章韓遂作亂隴

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弃涼州變厲色  
言曰斬司徒天下安尚書郎楊贊奏變廷辱大臣帝以問  
變變曰涼州天下衝要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  
逆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  
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  
不忠也帝從變議由是朝廷重其方略每公卿有缺爲衆  
議所歸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太守宗資署功曹滂外甥西平  
李頌頑戾濁穢鄉曲所弃常侍唐衡求屬仕官資勅曹召  
署文學史滂不聽極久衡復有書誚資資怒召功曹書佐  
朱零問不召頌意狀零以告滂滂謂曰若答教當言頌則  
滂之姊子豈不樂其升進頌緣汗穢小人不宜玷塵清朝  
不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召

又曰楊奇字公偉弘農人爲侍中天子所問引經據義靡  
事不對靈帝嘗問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躬秉藝文聖才  
雅藻有優先帝禮善慎刑或未之有今天下以陛下准桓  
帝猶謂堯舜比德者也上不悅其言謂曰奇所謂楊震子  
孫有強項遺風想死後又當致大鳥也

表山松後漢書曰李膺等下獄獄吏曰諸入獄當祭臯繇  
以祈福范滂曰臯繇古之賢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天如  
其有罪祭之何益及訊獄王甫以次詰之滂年少在後越  
次而前甫曰夫合黨連群必有盟誓其所謀圖皆何等耶  
滂曰竊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  
齊其情惡惡同其行謂王政之所思不悟反以爲黨乃仰  
天歎曰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乃陷大戮死之日  
願賜一幡埋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尚書

霍詡以黨事無驗表陳赦之

范曄後漢書曰高獲字劼公南陽人與世祖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歛歛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歛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用于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天地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

又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爲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於和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帝曰卿言是也

又曰樊儵字長魚宏之子也廣陵王荆有罪詔與任隗雜治其獄事竟奏請誅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也儵對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

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

又曰張綱字文紀皓之子也漢安元年選八使徇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饕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書奏而京師震悚

又曰奚延字秀平陳留外黃人相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再遷爲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曰朕何如主也延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預政則亂是知陛下可與爲

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又曰趙喜字伯陽南陽人爲太尉受遺詔典錄喪禮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喜乃正色橫劍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又曰桓典字公雅榮之玄孫也拜御史執正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爲冀章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人乎冀起入祐亦徑去

又曰李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以充高節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坐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

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唯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語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

又曰崔琦數引古今成敗戒梁冀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鶴賦以爲諷梁冀見之呼琦問百官內外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琦對曰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尹而德政未聞元元茶炭不能納貞良以救禍敗乃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

又曰許敬字鴻卿汝南平輿人也有吏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佩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魏志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又曰張承字公先範弟也避地揚州袁術問承曰周室凌



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則高祖接而用之今孤以上地之廣士民之衆欲邀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對曰在德不在強夫能用德以從天下之欲雖由正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奔誰能興之術不悅

又曰陳泰爲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致貨因市奴婢泰皆掛名於壁徵爲尚書悉以還之

又曰蔣濟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當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可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詔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荅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古今所慎唯陛下察之於是帝意乃解追取前詔

又曰辛毗字佐治潁川人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群下甚苦帝默然後爲之稀出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人爲荊州刺史書戒司馬景王曰許允傳暇表保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

吳志曰張昭每朝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得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曰太后相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若乃變易思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七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極其模糊，難以辨認。可見此書在流傳過程中，或因紙質變色、或因印刷不清，導致文字嚴重失傳。目前僅能依稀辨認出一些零星的字樣，如「太平御覽」等。

